

名家文品

# 40多年前的一次旅游与一本书

1963年夏天，正是大学毕业等待分配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和三位同窗好友携带非常简单的行装，从未明聊畔的校园出发，徒步走向北京西郊房山的周口店。

那时年轻，精力充沛，无所畏惧，从周口店进入重重叠叠的峰峦之中，那一带多是石灰岩山地，山路崎岖、山高涧深，沿途经过的山村如下中院、上中院异常缺水，少部分的水井几十丈深，村民排着长队等候汲水的情景，虽是近半个世纪的往事，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我等一行由接待庵入上方山，进山沟，越石阶、攀山道，经发汗岭、欢喜台，过云梯，抵达古刹兜率寺，后钻进云水洞，在地下深处的石灰岩洞穴中逗留了一个半小时。

当晚，四条好汉在一庄无人的破庙借宿，将旧炕烧加打扫，铺满拾来的栎树叶，铺上可防潮的油布，倒头便呼呼大睡了。深夜，山风撼林，夜鸟惊叫，我等均无察觉，倒是巡山护林的士兵两次来访，检查证件，打扰了我们的清梦。

次日，去黄花岭，霞光映照摘星坨等高峰，蔚为奇观。回望静卧山谷中的寺庙，美不胜收。不久到分界岭，直趋黄花山村，遇林业队一人赶毛驴下山，便结伴而行，也让小毛驴驮上我们的行李。

在林业队驻地小憩片刻，直趋

宝金山。后轻装经会云门，到竹子院，事先打听到有一位山民叫李福全，他可当向导，由他带路去红螺三险。一路上壁立的峰谷，陡峭的山崖，纷乱的崩石、曲折的山道，景色极佳也极险。

竹子院只有李福全一户人家，三口人。他随后带领我们跨崖攀石，在峭壁旁蛇行而去，时而攀岩而上，时而顺壁而下。红螺三险之中以险为最，有云梯、天桥，两旁壁立万仞。至险，乃山涧最高处，三面环山，壁陡直升，遮天蔽日，山麓处水草丰美，泉水汨汨，有牧羊人和羊群，阳光从周围锯齿形的峰巅泻入，光影迷离，恍若童话世界……

从傅序可知，王毓霖，字泽民，江苏淮阴人，在周口店经营矿业，是傅增湘的挚友。因傅增湘的倡导，王毓霖不仅捐资，并亲自踏勘、主持规划设计，修建了自瓦井至上方山的公路。王毓霖热心公益的举动，得到房山县人民政府、县局以及当地驻军支持。据有关资料，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通往上方山的最后一段坎坎坷坷，瓦井至圣水峪间的汽车路开通，游人可乘汽车直达上方山下，由此上方山的旅游业有了良好开端。与此相关的第一部上方山游览图《房山游记汇编》，也由傅增湘倡导，王毓霖具体编纂而成。据说这也是北京市房山区历史上第一部旅游读物。

王毓霖更多的情况，知之不多，从王毓霖的序，多少可以了解他的非凡见识和远大志向：“余曾东逾辽沈，西入长安，江南河北，游历遍，舟船所至，辄作登临。惟以时日所限，眼界未扩为广。泊乘飞机，翱翔天空，纵目远眺，一览无遗，山河城市，了如指掌，心旷神怡，盖无论比。”近年治矿房山，遍历都峰，觉上方山云水洞石经山西峪寺名胜，有发展之必要。而周口店猿人发现地点，已盛传于世界地质学界，尤使国人共晓然于我国古代人类之进发展过程。”正是具有这样不同凡响的胆识和眼光，王毓霖决定举个人之力，将上方山推向全国：“余既赏其奇奥，概然有兴垫起废之愿，爰加辟治，招致游览，

这是70多年前出版的一部科学生涯颇为丰富的旅游读物。

傅增湘（1872~1949）是民国史上著名人物，以藏书家、版本目录学研究卓有成就而著称。四川泸州人，字润沅、元叔，别署双鉴楼主、藏园居士等。光绪二十四年（1888）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1917年12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著有《藏园瞥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其在北京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藏园”作书库，自号“藏园老人”。

关于《汇编》的由来，从傅增湘、王毓霖二人的序言可略知大概，据傅序云：“友人王君泽民，采



这几年来，国内的旅游持续不衰，很是拉动了一部分国民经济消费的需求。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这些景点既是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又是北京城最吸引人的观光胜地。而在黄金周，不少市民对这些著名景点却是敬而远之，原因就是那里人太多。

有人颇有感慨地说：我接待量10多万人次，达最大容量的两倍，不难想象，故宫都拥挤成什么样子了。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光此起彼伏的吵闹声就足以让人大脑“爆炸”。不是吗？你听，导游讲解声，游客喧闹声，家长叮嘱小孩声，磕碰声，咳嗽声，脚步声……千百种声音混在一起，响成一片，怎不令人烦！

过去每年我都要离开我所居住的城市一段时间，到远离市嚣的大自然的山区去，看看山谷形态、淳朴风情，或者到海边去看看

## 我们正在失去旅游的意义

■ 袁跃兴

蔚蓝宽广的大海，流连于浅滩礁石，戏浪垂钓……但是现在，我却感到外出旅游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越来越感觉是一种累事、苦事、烦心事——所到旅游景区、景点，几乎到处人满为患，原本是清雅、安静的文化或自然的景点，却是充满了人群聚集地般的喧嚣之声，还有浓厚的商业气息。这种感受，其实很多的人已经体验过了，或者说，这种失去情味、自然、自由、原始的旅游，已经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生活带来的弊病。

记得美国自然写作方面的著名作家阿尔多·李奥帕德说过：如同对于歌剧和油画这些艺术品一样，人们旅游的品味和爱好，也显

现出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审美能力，有些人愿意和一群人像牛群般地赶着去参观风景区；当看到山上有瀑布、峭壁和湖泊，他们便认为这些山十分雄伟壮丽……（见《沙郡年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种集体性的旅行或旅游，真的正在失去其精神意义和审美意义。

对于现代生活中的旅游，有的经济学家曾经这样解释：旅游，是现代社会中都市居民的一种短期的特殊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所以，从一种生活方式上说：旅游，就是人们寻求精神上的愉快感受而进行的非定居性旅行和在游览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活动，也

情感抛弃了而获得心灵的滋润和丰盈……这种旅游或旅行，能够让我们如此直接地、真切地、生动地、诗意地接触、贴近和走入浩大世界、多彩人生，也使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对生命进行了沉思和回味，甚至，还满足了我们一种冲破都市安逸生活后的精神冒险。所以说，旅游的本质意义，应该是更自由、更自然、更加个性化，也更能突现生命主体精神的一种追求。

所以，一个真正热爱旅游、旅行的人，他向往的环境形式当然不拘于城市之所还是乡野之地，他感兴趣的充满文明的大都市，也迷恋、陶醉于历史悠久的古迹，峰峦峭拔的群山，急湍澎湃的江河，但他也更欢喜，迷醉于大漠荒原的落日，自然原始的山野林莽……对他来说，真正的旅游，是获得诗意、美感、哲思、智慧和丰富生命体验。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这套丛书里的中文作品几乎都产生于上次大潮，潮水落下，才知道谁的作品更经得住考验。这些作品都很有筋骨，逻辑严密，科学性强。相比之下，当年那些“擦边球科幻”，“山寨科幻”大都被人们遗忘。这些原创价值丰富的作品挺过时间考验，它们将和上一代科幻经典一起，成为这个文学门类的骨架。

泡沫经常掩盖美酒，像《解咒人》这样杰作，当年只发行了4000本，许多热爱“柳公子”的读者都没听说过。同样，也没有多少科幻迷知道王晋康还为孩子们单独写过作品。这次它们都被编辑翻出来，再次呈现于读者面前。

当年科幻虽然热闹，但圈外评价却不高，虽然个别作品思想性很强，整体给人的感觉却很幼稚。如今，这些大浪淘沙后剩下的经典已经悄然显现出影响力。第六代名导张元、“大侠”孔庆东，还有长年研究科幻的学者江晓原、刘兵都欣然为这套书写了推荐文章。

一个科幻时代又开始了，一晃，我们这个曾经被称为“青年科幻作者”的群体已经步入中年，和发表《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叶永烈，发表《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童恩正同龄。我们能像他们一样挑起将中国科幻推向高峰的担子吗？不挑也得挑，这是压在我们身上的责任。

## 科幻时代的过去与开始

■ 郑军

“科”在里面，挤进来以求发表。好多读者也不是特别喜欢科幻，只是找不到别的“非主流”，也就挤到这里面来了。现在的科幻出版已经有了泡沫。

当时不仅没有奇幻文学，也没有悬疑小说，没有杜拉拉，没有戏说历史，没有《鬼吹灯》。总之，在主流文学之外，只有科幻和武侠站在那里，吸引一些另类的目光。而原创武侠出版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都停滞不前，直到2001年《今古传奇·武侠版》的创刊才恢复。而在该刊的创刊会上，被邀请作者中至少三分之——包括我——都是科幻作者。可见当时“科幻”这个概念，其实容纳了多种迥然不同的创作倾向和阅读趣味。

那次科幻出版大潮一直延续到2002~2003年，印象中不知涌现出多少种新的科幻杂志，不知道有多少科普、少儿刊物上开办了科幻专栏。中国科幻图书出版曾经创下一年276种的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

### （二）

从2003年开始，科幻出版压倒了科幻出版，然后便是各种类型

不知不觉中，一个新的科幻时代又开始了。2009年，一系列科幻丛书开始策划。编辑队伍完全换了一批新人，他们几乎都是从当年科幻迷中成长起来的，对科幻作者耳熟能详，对科幻作品了如指掌。十几年前，他们可能还是高中生，在抽屉里藏一本科幻杂志，生怕老师发现。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资源，有了话语权，有了把科幻推向高潮的能力。他们不会站在外人的角度，或者把“科幻”当成文学怪物，拒不接受。或者把“科幻”当成流行符号，不管什么作品标上“科幻”两个字就送印刷厂。他们真的懂科幻！

《完全典藏版中外科幻名著》

■ 金涛

## 杂文二则

■ 苏青

### 你和她

谓，我们每天都要打交道，如何称呼我们熟悉的、刚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各种各样的人，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对对方称谓的不断缩短和日益随意，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拉近。

王序坦言：“记游之文，不以限于横山余水，而要在徽州故土，考沿革，明形势，留待修国史方志者之采择，斯足尚矣。昔人游记写景者多，研学者少，纪事者多，微著者少，其能固古迹而发新知，寻史地之变迁，考文明之进化者，益不数觏。”因此，他极力推崇欧阳修、范成大、陆游的文章：“凡途宿游泊赏而外，兼及关河扼塞，民物荣枯，援古证今，斯为正轨。”其中，最推崇徐霞客游记：“凡举方位，里程，山脉，河流，纤靡靡，穷探极奥，真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作也。”

具体落实到《房山游记汇编》，值得一提的是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房山游记》、北京大学地质系尹赞勋的《北平附近的一大奇迹》，法人普意雅的《记石经山西峪寺》和《记上方山》，以及附录中收入人日太田喜久雄的《华北之地势与地质》。王毓霖在序言中也点明：“李书华氏于详记游程而外，并记其地质、统计经石，分别为表，更述猿人之迹，详红叶之名，纯属学术之探讨。而尹赞勋氏记事之外，说明云水洞地质时代，及洞之成因，并引欧洲各石洞之形状为比较。余久以不明地质成因为憾，得此极感愉快，特录全文，以告游者。”至于法人普意雅、日人太田喜久雄的文章，“皆能引经据典，考证翔实，蒲氏并加测量，绘具图说，披襟弄莽，涉溪谷，搜前朝之断碑残塔，辨废寺荒墟之遗址，皆足撑盖昔贤，尤使国人增愧”。由此可见，《房山游记汇编》是一部注重科学内涵的旅游读物，这在我国同类出版物中是开一代新风的。

这些零星记载，是否出自王毓霖后人之手，我就不得而知了。

《房山游记汇编》全书共收录有关房山名胜的游记22篇，明人文7篇，清人5篇，民国人文章9篇（蒋维乔、吴其敏、傅增湘、周肇祥、陈兴亚、李书华、尹赞勋）等，其中不乏一些大家的手笔，还有法国人普意雅和日本人太田喜久雄。

这些零星记载，是否出自王毓霖后人之手，我就不得而知了。

《房山游记汇编》全书共收录有关房山名胜的游记22篇，明人文7篇，清人5篇，民国人文章9篇（蒋维乔、吴其敏、傅增湘、周肇祥、陈兴亚、李书华、尹赞勋）等，其中不乏一些大家的手笔，还有法国人普意雅和日本人太田喜久雄。

如果有人称您“尊敬的某部长”，态度再亲热也不能说明他对您亲近，这里称者对被称者更多的是畏惧和恭维；直接称“某某部长”，或许已含有一些尊敬了；如果像党内高级领导那样直呼你的名字，说明关系已经不一般了。

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男女之间的称谓变化，可能更能反映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一个你的女研究生称你为“某教授”（假设你是一位男性），说明你们还是师生关系。

我默默地望着她，目光久久不能移。我对她说：您多么可爱。我心里想：我多么爱你。

普希金

她一句失言，以无比亲热的“你”，代替了虚假空洞的“您”；于是，种种美妙的幻想，便浮上我神情的心灵。

在我看来，文字的简化过程一如女人的穿着变化过程。古代中国，女人是不能露体的，一层一层地裹着，三寸金莲更是如此。有人对此深恶痛绝，有人一直到现在仍然叫好，并美其名曰古典美、含蓄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女人开始穿得越来越少，比基尼现在也早已见怪不怪了。这个过程，同样有人叫好，称之为人体美、自然美；更有人捶胸顿足，痛骂作风败俗。

### 简体字与比基尼

前段时间，有学者提出要恢复繁体字，繁体字和简体字之争又起风云。

在我看来，文字的简化过程一如女人的穿着变化过程。

古代中国，女人是不能露体的，一层一层地裹着，三寸金莲更是如此。有人对此深恶痛绝，有人一直到现在仍然叫好，并美其名曰古典美、含蓄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女人开始穿得越来越少，比基尼现在也早已见怪不怪了。这个过程，同样有人叫好，称之为人体美、自然美；更有人捶胸顿足，痛骂作风败俗。

但是，我也不赞成文字没有节制地简化，这如同曼妙女子如果大庭广众之下把比基尼褪去了，那是要煞风景的。

还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曾出台过更为简化的汉字，把寡妇的“寡”字简化成上下结构的“人”。这种丑陋的简化就很不得人心，最终不得不重新戴上“比基尼”才作罢。



## 文化中的“寒”

■ 红玲

古代称贫穷读书人为“寒士”，“寒人”，“寒儒”。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贫穷而有才华的读书人则称“寒俊”。“寒士”即家庭贫寒，因此便称出身“寒门”、“寒族”，例如成语“白屋寒门”。

为什么称贫穷读书人为寒呢？《史记》中有这样一篇“寒如其”的典故。大体是说：范增，字叔，有才，很穷，投魏国中大夫须贾为门客。一次须贾出使齐国，回国后却受辱打晕死，丢弃厕所。

范增苏醒后逃到秦国，当了宰相。后来须贾出使秦国，范增故意穿上破旧衣服来见须贾。须贾不知，对他说：“范增一寒如此哉！”后来就用“一寒如此”成语来比喻贫困潦倒，穷到极点的意思。

“寒士”，“寒人”家境贫寒，难免出现因贫困而有的窘态，古人称之为“寒酸”、“寒碜”、“寒酸气”、“寒酸相”。更有趣的是，由于冬寒，古人见面问候起居的客套话叫“嘘寒”，也就是“嘘寒问暖”的意思。